

沙僧的印度血统试探

张 同 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从《西游记》小说文本的描述和叙述可知,沙僧是印度“苦行”意识理念的化身;《西游记》文本描述沙僧项戴骷髅项饰,这一身体文化来自佛教密宗,而密宗继承和吸纳了印度婆罗门教之湿婆派的习俗;小说中,沙僧“蓝面”、“红发”的身体形貌描写及其文化内蕴表明沙僧源自印度神话中神祇的体貌特征,它通过佛教俗讲和变文、藏传佛教传入西域,又传入中土;从而推知沙僧具有鲜明的印度血统。

[关键词] 沙僧;身体文化;印度血统

[中图分类号] I207.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4-0066-05

《西游记》中的沙僧,其原型的溯源迄今虽然多有论述,但是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沙僧原型的探源,一般都追溯到汉译佛经,如李小荣《沙僧形象溯源》认为“其原型当是出于密教中的深沙神”,蔡相宗《从佛教唯识宗谈〈西游记〉中沙僧形象》认为“沙僧形象是佛教唯识宗抽象理论的文学具象”,夏敏《沙僧、大流沙与西域宗教的想象》认为沙僧“披挂骷髅乃 11~14 世纪西域流行藏传佛教密宗的形象显现”等。但这些仅是源流之上流,还不是其根源,譬如项戴骷髅虽然在藏传佛教密宗中常见,但此习俗却是源自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之湿婆派。由于佛教亦曾受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影响,因而佛教口传或文字上的相关叙事尚不是其源,其源头应到印度宗教神话传说中去探寻。下面笔者尝试从沙僧的身体文化、遭际内蕴和意念化身等方面论述其鲜明的印度血统。

一、“苦行”理念的具象化

佛教教义吸收了婆罗门教、耆那教等的教义、神祇及其相关的神话传说,如婆罗门教中的因陀罗成为了佛教的帝释天。婆罗门教教义中的轮回转世、善恶因果、苦行解脱等都被佛教所吸收。婆罗门教提倡苦行,认为苦行可得大力,转世后能够提升种姓。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

对苦行者进行了由衷的、不遗余力的赞美。

《罗摩衍那》一开篇就说:“仙人魁首那罗陀,学习吠陀行苦行。”季羨林对“苦行”解释说:“梵文 tapas,原意是‘发热’或‘受苦’,是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一种宗教迷信活动。做法是身体受苦,比如不吃饭、少吃饭、吃和灰的饭、坐在有钉的木板上、身体倒悬、胳膊高举、用烈火炙烤,等等。”^{[1]420}

佛教的建立者悉达多·乔达摩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一般译为“释迦族的圣人”。其实,“牟尼”(muni)的意思很多,除了“圣人”、“仙人”外,还有“苦行者”、“僧侣”、“隐士”等义项^{[1]420-421}。释迦牟尼在求道的过程中也曾修过苦行。他出家后首先是拜沙门为师,实行严厉的苦行,长达六年之久,最后胸肋骨头磊磊然,其臀部骨头就像骆驼的足骨等。“释迦牟尼的真名是‘悉达多’,……意译‘吉财’或‘一切义成’”^[2];其姓“乔达摩”是“最好的牛”^[3]的意思。

沙门,“本意是修行者、苦行者,指出家人,多指佛教出家人”^[4]。沙僧是印度沙门意识理念的一个具象化身,他带有印度宗教崇尚苦行的特点。据《西游记》的叙述,沙僧本是天宫中的卷帘大将,仅仅因为打碎了一个玻璃盏便被判了死刑,亏了赤脚大仙求情,免遭杀戮,但仍然被贬到流沙河,且遭受

[收稿日期] 2012-09-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XJC751002);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3LZUJBWZY016)

[作者简介] 张同胜(1973-),男,山东昌乐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沙僧所说的“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方回”的惩罚。罪不当罚,打碎一个玻璃盏就要被处死?这其中当另有缘故。我们先看一下原文:

怪物闻言,连声喏喏,收了宝杖,让木叉揪了去,见观音纳头下拜,告道:“菩萨,恕我之罪,待我诉告。我不是妖邪,我是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得这般模样。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方回,故此这般苦恼。没奈何,饥寒难忍,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不期今日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菩萨道:“你在天有罪,既贬下来,今又这等伤生,正所谓罪上加罪。我今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何不入我门来,皈依善果,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经?我教飞剑不来穿你。那时节功成免罪,复你本职,心下如何?”那怪道:“我愿皈依正果。”又向前道:“菩萨,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是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顽耍。这去,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菩萨曰:“岂有不到之理?你可将骷髅儿挂在头项下,等候取经人,自有用处。”怪物道:“既然如此,愿领教诲。”菩萨方与他摩顶受戒,指沙为姓,就姓了沙,起个法名,叫做个沙悟净。当时入了沙门,送菩萨过了河,他洗心涤虑,再不伤生,专等取经人。(《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

卷帘大将即沙僧仅仅因为一点小过失,就遭受这么严酷无情的惩罚,这是为何?笔者认为应该从印度宗教提倡“苦行”来理解。印度是“宗教博物馆”,宗教非常之多,但是绝大多数宗教,如婆罗门教、耆那教等都提倡苦行,并认为“修炼苦行是取悦于天神甚至是超越天神威力的一种方式”^[5]。

印度婆罗门教认为苦行是达到达磨(dharma)的途径之一,佛教也是如此。“‘苦行’……是印度宗教思想中最为普遍的信仰……佛教开始曾反对苦行,后来妥协了。传到中国,竟然信仰‘焚身供佛’,烧香疤,剃指头,刺血写经,……”^[6]沙僧是一个和尚,也是苦行者。如何理解对沙僧的惩罚?其实不应该从罪不当罚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是应该从沙僧是一个沙门的角度理解,而沙门实行苦行修炼,不用说有了过错,就是没有过错,他们也往往进行自我惩罚,如将一条腿吊起来,常年不落下,以至于肌肉萎缩;或躺在钉子做成的门上,将身体刺得遍体鳞伤;

或坐在泥淖中,将自己泥封起来等等。

《西游记》深受印度神话、印度文化之影响,在小说的行文中也不时显露出来。譬如佛祖对孙悟空说玉皇大帝:“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西游记》第七回)唐僧之不近女色,其实在本质上就是色戒之苦行的修炼。这些显然是印度神话、宗教和哲学中提倡苦行、苦修在西游故事中留下的痕迹,小说行文总是不自觉地露出其间关系的蛛丝马迹。

1983年,金克木先生在《印度文化论集》中介绍了古印度佛教宣传家将概念人物化的作品。这些人物不是以人物说教加以标签——如我们说的概念化人物——而是把哲学原理化为有血有肉的戏剧人物,它本身是很生动的叙事文学,再以哲学概念命名,点明其意义。金克木先生介绍的有公元1世纪左右的戏剧残本,人物有“觉”(智慧)、“称”(名声)、“定”(坚定)等。有公元11世纪的《觉月初升》,人物有“爱”、“欲”一对夫妻,有国王“心”的两个妻子分别生了“大痴”和“明辨”两个儿子,“明辨”将和“奥义”结婚,引发出了错综复杂的故事。印度人长于将其意识、概念、哲理等具象化、人物化和故事化。据梵学家考证,《摩诃婆罗多》这部伟大的史诗,其本事也就占到整个篇章一半的篇幅,另一半的篇幅是各种插话和其他形式的插叙。许多插话或插叙,其实都是意识理念之故事化。古代印度的佛教曾运用概念人物化的手法成功地宣传佛教教义。由此可知,沙僧也是此一思维方式的产物,即他是“苦行”意念的化身。

二、骷髅饰品

《西游记》中沙僧项戴人头骷髅的描写,其实是之前西游故事的遗留或继承,其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佛教,特别是密宗,但如果要探析其原型,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佛教密宗的骷髅饰品,其渊源来自印度婆罗门教的湿婆派。

沙僧以人头骷髅为项饰,在西游故事中出现得很早。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沙僧还是作为“深沙神”(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摩尼罗亶经》云:“若有国中鬼,一者名深沙,二者名浮丘。是二鬼健行,求人长短,若有头痛目眩寒热伤心,即当举是二鬼名字,便当说《摩尼罗亶经》,是诸鬼神无不破碎者。”到唐朝时深沙与浮丘合二为一,成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出场的时候,他脖子上就已戴着两个骷髅。那两个骷髅是三藏法师的前身,据说唐僧曾两度被深沙神吃掉。在元人《西游记》杂剧中,深沙神

已被改成沙和尚,他脖项上挂着九个骷髅头,据说唐僧“九世为僧”,被沙和尚“吃他九遭”。

玄奘口述、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曾说:“外道服饰,纷杂异制,或衣孔雀双尾,或饰骷髅璎珞。”夏敏考察了西藏地区密宗造像的装饰,认为玄奘所说的“外道”就是当时在印度已经流行的佛教密宗。^{[7]82}然而,康保成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迦毕式国外道“或露形,或涂灰,连络骷髅,以为冠蔓”认为,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中的密宗还不是正宗。后来密宗的势力不仅很快在印度本土发展起来,而且迅速传到中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三大士”即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翻译密宗经典,并在各地建曼陀罗坛场,密宗才在中国传播开来。《西游记》中沙僧形象的前身——密宗护法神深沙神信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康保成注意到挂骷髅的深沙神由印度佛典中的恶鬼演变为密宗的护法神后,在中唐时期随着密宗的流行而渐见普遍,《大正藏》、《五灯会元》都有深沙神的记录。^[8]

公元839年,日本和尚常晓将中土的深沙神王像带到了日本,这个深沙神像就身挂骷髅装饰品。玄奘在流沙河遇难时梦中见到并且救他性命的毗沙门天的化身,就是沙僧的前身深沙神或深沙大将。根据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考证,沙僧有一幅画像很早以前就传到了日本。这幅画像中,沙僧的形象是:“头发蓬松倒竖,形态狰狞恐怖。颈部挂着七个或是九个骷髅璎珞,腹部显现出一个可爱的童子头像。左手握着蛇,脖子上也缠绕着蛇。双膝上是大象头像,长长的鼻子从短衣下面伸出来。”中野美代子认为:“关于(沙僧)双膝处伸出来的象鼻子,与骷髅璎珞一样,让人觉得是接受了印度或西藏邪教神形象的影响所至(致)。在西藏曼陀罗画像中,不仅有骷髅,甚至还有串起活人头颅为璎珞的图像。”^[9]从中野美代子所论述的沙僧这幅画像可知,《西游记》中沙僧前身深沙神或深沙大将形象所具有西域特色更为明显。

夏敏根据西域佛教史方面的材料认为:“恰恰正是11~14世纪,藏传佛教及其密宗曾给予于阗高昌地区以非常强烈的影响,从古代于阗王国、高昌回纥王国、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西辽王朝,直至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元王朝,藏传佛教先后在西域得以传播”,因而沙僧“披挂骷髅乃11~14世纪西域流行藏传佛教密宗的形象显现。”^{[7]81}笔者认为,这是沙僧项戴骷髅习俗的源流之流,而不是真正的源头,源头应该一直追溯到古印度。

在印度教造像中,湿婆通常是瑜伽苦行者打扮,

遍身涂灰,发结椎髻,头戴一弯新月,颈绕一条长蛇,胸前一串“骷髅”,腰围一张虎皮,四手分持三叉戟、斧头、手鼓、棍棒或母鹿。他额上长着第三只眼睛,可以喷射神火把一切烧成灰烬。由于古代湿婆派的一些极端信徒有裸体、以骷髅为饰品、用骨灰涂身抹面等习惯,因而汉译经典又称湿婆派为“涂灰外道”或“骷髅外道”。

公元前4世纪上中叶,即原始佛教的末期,正统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形成了佛教密宗一派。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都有骷髅装饰品,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戴骷髅璎珞。例如,怖畏金刚身佩50颗鲜人头,遍体挂人骨珠串。据说佩戴人骨、骷髅一方面象征世事无常,另一方面象征战胜恶魔和死亡。

在金刚部造像中,中国云南盛行大黑天神像。大黑天原是婆罗门教湿婆神(Siva,大自在天)的化身之一,对其信仰始于笈多王朝(公元4~6世纪)。公元7世纪婆罗门教的经典曾提及:“大黑天神圆目凸腹,怒面獠牙,鼻翼宽阔,身佩骷髅或人头顶环,以蛇为璎珞。”印度在11世纪帕拉王朝时,作为护法神的大黑天神在佛教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现存大黑天像大多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四臂像居多。大理崇圣寺三塔塔藏文物中有大黑天神像多尊,其基本特征为:现忿怒护法相,身躯粗壮、顶戴骷髅冠,身戴骷髅或人头顶环,以蛇为璎珞,亦以四臂像为主,也有八臂像,造型与印度大黑天像相近,而鲜为中原密宗所见。^[10]

藏密中的骷髅装饰也来自印度。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尺尊公主、文成公主为妃,开始在王室中推行密宗。公元7世纪末,藏王赤松德赞建桑耶寺,开始在西藏传播密法。公元8世纪时,莲花生大师所创立的西藏金刚舞(即羌姆),最初就带有印度密宗仪式的显著特点。莲花生把印度密宗的血祭仪式(此仪式用人头骨、人皮、人肠、人血、少女腿骨作为法器和祭品)带到西藏,与西藏当地的苯教相结合,印密被土著化。公元8世纪之后,西藏的宁玛、萨迦、格鲁等教派都是显密兼修,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藏密。在藏密的各尊神像中,绝大多数的神像其颈部或腰部都有一连串骷髅作为璎珞,像大威德怖畏金刚、胜乐金刚、欢喜金刚、护法神大黑天等都是如此。在印度佛教里,一般人的骷髅与得道高僧的骷髅价值完全不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杂剧《西游记》都说沙僧项上的骷髅是唐僧的前身。

最初,沙僧将骷髅头挂在项上原本并不是观音

菩萨的指示,而是他炫耀战功的资本。这种用人头骨来炫耀战功的方式其实源于古代人类的原始部落。据人类学家研究,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普遍存在着猎首、食人并以人的头骨做装饰的习俗。以骷髅为饰,固然是许多人类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但对于进化到文明世界的民族,堂而皇之保存在宗教里面,我们确切知道的就只有印度。

三、蓝脸与红发

沙僧在国内文献中最早的叙述,见之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他被称作“深沙神”。但是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元杂剧《西游记》,沙僧的形象都很单薄,关于身体形象的描写和叙述颇少,只有到了小说《西游记》中,沙僧的形象才鲜活丰满起来。《西游记》中沙僧的形象是:

“青不青,黑不黑,晦气色脸;长不长,短不短,赤脚筋躯。眼光闪烁,好似灶底双灯;口角丫叉,就如屠家火钵。獠牙撑剑刃,红发乱蓬松。一声叱咤如雷吼,两脚奔波似滚风。”(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

“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双攒露白藤。项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第二十八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奉法收悟净”)

从以上《西游记》中的描述可知,沙僧长着红头发,是蓝靛脸色。

至于蓝靛脸色,其实是有其文化渊源的,《罗摩衍那》曾对罗刹的面貌有过描述,即他们的“脸色像蓝吉牟陀”,而“吉牟陀是一种植物名”^{[1]125},这就是说,罗刹的脸色是蓝色的。印度神话中不仅罗刹蓝脸,有的大神也是蓝脸,譬如毗湿奴的皮肤就是“蓝黑色”^{[1]39}的,其脸色自然也是“蓝黑色”的了。

婆罗门教中这些蓝脸的神祇是如何传入中土的呢?是通过汉译佛经,因为佛教借入了大量婆罗门教中的神祇为其护法,从而汉译佛经中不乏青黑色脸面的神祇,他们通过俗讲和说话又流传到民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叙说唐僧、猴行者遇到一个白衣妇人,猴行者认定是一白虎精,结果满山都是白虎,于是“猴行者将金钹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蓝靛青,发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这里的“夜叉”,就是一个“蓝面红发”的形象。

四川的《邛崃县志》中说:“蜀中古庙多蓝面神像,……头上额中有纵目。”值得我们注意的,除了“三目”(杨二郎是三只眼,马王爷是三只眼,而印度史诗中湿婆是三只眼)文化之存留外,还有一点也

很重要,那就是神像是“蓝面”的。众所周知,中国本土的神像几乎没有“蓝面”的,而四川却有蓝面神像,这里的蓝面神像来自汉译佛经,源自古印度。印度神话中有众多的蓝面神祇,印度人甚至以蓝色为美,《罗摩衍那》中就将罗摩漂亮的眼睛比作“蓝莲花”^{[1]117,119,129,167}。而中国神话体系中在这方面也深受印度的影响,像鬼判,其形象便是“朱发蓝面,皂帽绿袍”。(王同轨《耳谈》)

燕京崇仁寺沙门希麟集《续一切经音义》卷第五云:“摩诃迦罗:梵语也。摩诃此云大,迦罗此云黑,经云‘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唐梵双举也。此神青黑云色,寿无量岁,八臂各执异仗,贯穿骷髅以为璎珞,作大忿怒形,足下有地神女天,以两手承足者也。”^[12]这里的“摩诃迦罗”其实就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三大神之一的大黑天神,他的形貌具有典型的印度特色,如“八臂”、“骷髅”装饰、青黑云色等。“不同的颜色在印度传统中具有不同含义,……蓝色象征着海洋、天空、河流这种大自然中最饱满的颜色,从而体现了毗湿奴的无处不在。但印度传统中也认为蓝色象征着刚毅和男子气概,有蓝色皮肤的人因而就是具有杀魔素质的人。”^{[11]47}

印度的神话传说,糅杂着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原始记忆,因此毗湿奴、罗刹、大黑天天神等或许就是达罗毗荼人这些印度原始土著的神灵之一吧。而毗湿奴作为印度三大神之一,其神灵和威力受到信徒的崇拜,或许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了西域其他的游牧民族,进而在西游故事中的沙僧这个艺术形象上也打下了烙印。

除此之外,沙僧之青面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乌古斯人之青面可能也不无关系吧。“古代乌古斯人的著名史诗《乌古斯传》在叙述英雄主人公乌古斯的形象时说:乌古斯‘……脸是青的,嘴是火红的,眼睛是鲜红的,头发和眉毛是黑的’。”^{[13]136}这是因为乌古斯人崇拜青色,在他们看来,青色为神圣之色,此词译自“柯克”,而“柯克”指的是“一切蓝色、青色、深绿色,也指蓝色的天空”^{[13]135}。由是观之,沙僧之“蓝靛脸”,是以西域乌古斯人的文化为依据的,并不是想当然的胡乱编造,从而也表明西游故事本生成于西域,后来传到了东土。

至于红发,从《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可知,印度有一些土著部落,他们的头发就是“红发”。例如罗姆尼岛上生活在沼泽地里的裸体人,“他们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与兽相似;他们身高四拏,两性器官极小,头发很细,呈红棕色……”^[14]

《神异经·西北荒经》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工生活在“西北荒”,其形象之一就是“朱发”,即红头发。神话本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与解释,由此可知西域以前曾生活过红发的民族。

据历史记载,生活在西域的乌孙这个民族其头发就是红色的。唐代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作的一个注中提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按此说法,乌孙人应为赤发碧眼、浅色素之欧洲人种。而沙僧之“红发”,要么是西域少数民族与西游故事发生关系的历史痕迹的遗留,要么是中土说书艺人的任意杜撰。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小,原因就在于《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形象的定型是在元代,即来自西亚、中亚的色目人在神州赤县非常多的时候,也就是说,蒙元时期的说唱艺人或许就地取材而将色目人之形貌纳入西游故事之中了吧?这一点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据的。元末杨景贤所作杂剧《西游记》第三卷第十一出有一个对话:“[沙和尚]我姓沙。[行者云]我认得你,你是回回人河里沙。”

综上所述,从沙僧的身体文化及其遭际内蕴、意念化身等可推知,《西游记》中的沙僧具有鲜明的印度血统。

[参考文献]

[1] 蚁蛭. 罗摩衍那[M]. 季羨林,译. 南京:译林出版

社,2002.

[2] 季羨林. 禅与文化[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37.

[3] 白化文. 汉化佛教参访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5:6.

[4] 薛克翘. 印度民间文学[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3.

[5] 韦罗尼卡. 印度神话[M]. 孙士海,王镛,译.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63.

[6] 金克木. 文化的解说[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

[7] 夏敏. 沙僧、大流沙与西域宗教的想象[J]. 明清小说研究,2005(1).

[8] 康保成. 沙和尚的骷髅项链:从头颅崇拜到密宗仪式[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78.

[9] 中野美代子. 西游记的秘密[M]. 王秀文,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40-41.

[10] 姜怀英,邱宣充. 大理崇圣寺三塔[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51,153-155.

[11] 杨怡爽. 印度神话[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1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M]. 东京:日本大藏经刊行社,1934:953.

[13] 那木吉拉. 阿尔泰神话研究回眸[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4] 费琅.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69.

[责任编辑:夏畅兰]

On the Indian Source of Monk Sand

ZHANG Tong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description and narration of Monk Sand in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Monk Sand i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idea of asceticism. Monk Sand wears the human skeleton which comes from the Shaivism school of Indian Brahmanism through Tantra of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the Novel, Monk Sand's face is blue and his hair is red, which i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an gods and monsters. In conclusion, Monk Sand has the Indian culture source.

Key words: Monk Sand; body culture; Indian source